



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第七回 宋铁柱寻父被抓丁 张大年送信惩汉奸(上)

在井勇一郎的策划下,商丘市市政府成立大会开始了。会场设在南门外一片开阔地上,主席台上坐着新任商丘市市长刘敬皇,副市长康茂才,商会会长张松林,警察局局长任守业,保安团团长刘武才。井勇一郎坐在主席台中央,最末一位是惠子小姐。人群中有一男一女,三十五六岁,农民装束,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主席台上的每一位政府成员。

张君参议宣布大会开始。刘敬皇拿着由张参议事先写好的讲话稿,站在主席台上,双手打颤,口不随心地读了起来:“乡亲们,我叫柳会……我叫刘敬皇,受日本皇军的爱戴和信任,委任我为商丘市市政府新任市长,我决不负重托。中日亲善是必走之路,皇军帮助我国子民消灭军阀,消灭匪患,我们就能在富饶的国土上安然生存,要么,我们会永远陷入永不停息的战火中……”

两个农民打扮的一男一女在台下相互议论。

女的问男的:“台上这几个伪政府人员,你认识几个?”

男的说:“副市长康茂才我认识,他是商丘地痞,流氓头子。张松林是老商会的会长,这个人是做生意的,手里有钱,出手大方,谁也不对立,为什么他也与日本人合作了?可能是被逼,不得已而为之。警察局局长任守业是任江峰的儿子,任江峰在石友三部下干过参谋长。正在讲话的这个刘敬皇我好像在哪里见过,一时想不起来。”

女的说:“我琢磨多时了,他讲话开始时说他叫柳会,随即改口叫刘敬皇。”

男的眼睛一亮,说:“我想起来了,他就是柳会农,在涡河里救你的就是他,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,你让我去鹿邑县政府,打飞镖作证。”

女的说:“我认不清他,他怎么会在这里当伪市长呢,不可能是他。”

男的说:“肯定是他。他脸上的麻子什么时候也擦不掉,肯定是觉得当汉奸不光彩,改名换姓了。”

他俩正在议论着,从身后过来三个伪军和两个日本兵。三个伪军在前面,两个日本兵从后面向一男一女包抄过来。男的听见日本兵的喊叫声,向女的丢个眼神,女的急忙蹲下去溜了。三个伪军和两个日本兵把这个男的给团团围住了。伪军上前向男的索要良民证,这个男的脸不变色心不跳,装作往怀里掏良民证,瞬间叭叭两声枪响,两个伪军同时倒在地上,随着枪声,两个日本兵也趴在地上不动了。另一个伪军一看大事不好,撂下枪钻进人群不见了。

怎么回事儿呢?在男的掏枪打死两个伪军的同时,两个日本兵也中飞镖死了。飞镖是女的打来的。

周边的日伪军听见枪声,气势汹汹地向这边压来。开会的人群像炸了锅一样四处乱跑,随着人群的消失,一男一女两个人也无影无踪了。

井勇一郎策划的市政府成立大会到此也只有结束了。

书到这里,读者期盼知道这一男一女何许人也。

记得二十年前的一个傍晚,玄武镇的女孩朱玉莲,被邻居纨绔公子朱支威骗到涡河堤上扒掉衣服欲行强奸,朱支威被柳会农拦腰抱着,两个人脚下一滑,双双掉进了涡河里。朱玉莲吓蒙了,哭了一阵,缓步走到水边,意欲随水而去。突然,一根绳鞭缠住了腰,她被拽了回来。朱玉莲一个趔趄,正好倒在一个男人怀里。朱玉莲急忙挣脱,借着月光一看,是张桥村姑妈的亲侄子张大年。

时年十六岁的张大年出生在武术世家,祖父张青云参加过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,父亲张志刚继承祖父的家传武术,靠教场维持生计。叔父张志强就是朱玉莲的姑夫,弃武习文,是个教书先生。张大年与朱玉莲童年时经常在一起玩耍,也算是青梅竹马。

这天,叔父张志强让张大年去玄武镇东边的操庄看一个学生,那个学生叫操历平,因病五六天没去上学。张大年见到操历平时,正好操历平已痊愈,留着张大年没让走,吃过晚饭张大年才回去。张大年顺着河堤走,走着走着,听见有啼哭声,给他吓出了一身冷汗。“难道说我撞上水鬼了?”他停住脚步,仔细聆听,像是女孩的声音。他想,人是鬼得看一下。练武之人比常人有胆量,他解开腰里的绳鞭寻着哭声走去。

张大年把朱玉莲带回家。朱玉莲向父母讲了一切经过,父母怕传出去有污自家名声,不让再提了。只可惜,救朱玉莲的那孩子死得冤,也不知道他叫什么。

张大年、朱玉莲两个人结婚了。新婚之夜,张大年知道朱玉莲仍然是一个完美如玉的女孩,为守贞操不惜性命,加上两个人自幼就产生了爱慕之情,张大年对朱玉莲更加敬重了。

两个人在一起相敬如宾,张大年教给朱玉莲文化、武术。朱玉莲天姿聪颖,几年过去,文化、武术都有了相当高的水平,翻墙越脊如履平地,飞镖百发百中。

有一年,听说柳会农活着回来了,第二天又被警察局抓去了,朱玉莲让张大年想法营救他。柳会农是为了救自己才引火烧身的,要是有个三长两短,自己会背一辈子良心债。张大年在鹿邑整整待了三天,时刻关注着柳会农的安危。梁县长同朱支彪商量柳会农该如何办之时,他就隐藏在房顶上。朱支彪说:“没有证据证明柳会农无罪。”他心生一计,写了四句诗用飞镖从窗户上打进去了。柳会农平反昭雪了,梁县长赐匾“忠义之家”,一时轰动整个鹿邑县境。好人有好报,朱玉莲感到很欣慰。

张大年有个表兄叫王荆耀,是柘城县安平镇人,在学校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在延安抗大毕业后回到了家乡。张大年在他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。抗日战争爆发,国共两党合作了,王荆耀拉起来一支抗日队伍,叫涡河抗日纵队,任命张大年为侦察连连长。因为一个人在敌人窝里打拼,有几次险象环生,朱玉莲很担心他。张大年向王荆耀团长请示,经批准,朱玉莲成了张大年的得力助手。因为是夫妻,工作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警察局局长任守业回去就下了荒唐的命令,为了清除在商丘的抗日分子,白天昼夜严加防范。三天内,局里人每抓一个抗日分子,赏大洋五块;抓不到者,按本人就是抗日分子论处。被抓到的人逐个审查,清白的人拿一百大洋回家,没钱的就把人送到日本宪兵队。

送到宪兵队的算是倒了血霉了。严刑拷打,狼狗撕咬,残酷审讯……好多无辜者惨死在酷刑之下。

一天,井勇一郎宴请新市政府成员。饭后,领着刘敬皇、刘武才、康茂才、任守业去皇军靶场训练基地。到靶场一看,一排十几个木桩上都绑有稻草人,上边画着人头,看来是练枪用的。

井勇一郎给每人发了一把枪,每支枪有三粒子弹,每人打三个稻草人,看谁能完全击中目标。

井勇一郎喊:“预备,开始!”稻草人好像有灵性,枪响后头自动下垂了。须臾,殷红的鲜血染透了稻草人的全身。参加打靶的都吓呆了。难道说稻草人都是血肉之躯?井勇一郎亲自去验靶。验后,井勇一郎奸笑一声说道:“你们的射击技术都及格了,亲自枪杀了自己的同胞,证明你们诚心诚意地效忠了皇军。都能一枪毙命,证明你们的射击水平能够防身。为了在冈村宁次总长那里给你们表功,射杀照片给予留存。”

康茂才、任守业无所谓,柳会农叔侄两个心里忐忑不安。柳会农心里在骂:“妈拉个巴子,又上他的当了!手上沾上了自己同胞的鲜血,三条人命啊!这不是我柳会农杀的,是汉奸刘敬皇杀的。”

刘武才在商丘四门外设了招兵站。一个月过去了才招了四五十个人。这些人不是生活所逼就是灾难缠身,中国人有一线希望谁愿意当汉奸。但有两个人是自愿参加的,一个叫姜涛,另一个叫刘洪。

又是几天过去,加上原来投军的,共四百人,保安团成立了。保安团因人员编制不够,下设三个连,一个敢死队。一连连长姜涛,二连连长刘洪,三连连长是警察局局长任守业推荐的杜礼怀,敢死队的队长是副市长康茂才推荐的杨森。连以下设三个排,排长由各连连长任命。

刘武才虽然是保安团团长,实质上是个傀儡,一切听从于日军指挥。保安团进驻一个小队的日本兵,日本兵的小队长是龟训队长派来的亲信叫野吉。野吉除负责监视保安团的一切行动外,最主要的任务是训练新成立的保安团。

早晨出操,每天训练十几个小时,射击打靶,拼杀格斗,稍有懈怠皮鞭伺候。被抓来的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叫宋铁柱,个子不高,身单力薄。日本教练常拿他取乐,称他是“东亚病夫”。宋铁柱虽然身小体弱,但性格刚烈,脾气倔强。与日本教练格斗拼命往死里打,常被日本人摔得鼻青脸肿,四肢流血,心里总是不服气。

性格归性格,体能归体能。宋铁柱熬不住残酷训练,身体坏了,三天不吃不喝,高烧不退。二连连长刘洪知道了,替宋铁柱请了病假,并让医生给他打针吃药。宋铁柱休养

了几天病好了,对刘洪十分感激,自此两个人成了好朋友。

姜涛是鹿邑县保安纵队的副队长,刘洪是侦察连连长,为了及时掌握商丘侵华日军的一切行动,魏凤楼县长派他俩前来卧底。正撞上商丘保安团招兵,两个人被招进来了。两个人进入保安团后积极工作发展组织,有血性的中国青年正是他们发展的对象。宋铁柱这小子血气方刚,弱而不屈,刘洪对他早有好感。但这小子身份不明,不能随便暴露自己,只有伺机而行。

保安团发饷了,每人三块大洋。宋铁柱买了一只鸡两瓶烧酒,以报答刘连长对自己的关怀和照顾,给刘洪送去了。刘洪正闲来无事,不客气地接着宋铁柱拿来的鸡和酒,说:“小兄弟,你不来我也准备看你去,我也发饷了,咱兄弟俩喝上一杯,为兄让你破费了。”

宋铁柱说:“刘连长,既然你看得起我,兄弟就不分彼此了,不是你,弄不好我这条小命就没了。”

刘洪借此机会说:“那是为兄应该做的,咱们都是中国人,不能见死不救,别扯这些,既然你拿的有酒有菜,就在这里喝吧。”

两个人喝了一斤多酒,宋铁柱脸上发烫,特别激动,口无遮拦地说:“刘连长,我问你,日本人侵占了我国中国,奸淫烧杀,无恶不作,咱们都是中国人,给他们干事,不是成了汉奸了。我是被他们抓来的,你为什么也替日本人卖命啊?”

刘洪说:“小兄弟,喝点酒说话小声点儿,别惹麻烦,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”

宋铁柱喝得满头大汗,不自觉地脱掉上衣,解开内衣扣子敞开怀,露出挂在脖子上的的一块玉佩在胸前乱晃。

“铁柱弟,你身上这块玉佩挺贵的吧?”

宋铁柱说:“我也不知道,是我父亲给我妈买的。”

“家父是干什么的呀?”

宋铁柱回答:“是做生意的。”

“现在身体健康吧?”

一句话把宋铁柱问哭了。

原来,英子被宋来洋拐骗到江苏泗阳,在那里安了家,用英子父亲给的钱做起了小生意。宋来洋多年没娶上老婆,对英子很珍惜,改变了不良习气。后来,英子生下宋铁柱,三年后英子又生下一个女孩,起名叫翠翠,一家四口人生活得幸福美满。宋来洋在外拼命挣钱,盖了新房,购置了家具,开设了门面,生意做得红红火火,英子感到非常满足。宋来洋发誓要胜过表弟柳会农,把过去失去的家业挣回来。十几年来挣的钱有二百多万,自以为得意,不料想,女儿翠翠那天去看电影未回,宋来洋到处打听,不知下落。

第二天早晨,宋来洋开门发现一封信,打开一看上面写道:

富商存钱二百万,应发善心搞捐献。吝啬若似铁公鸡,今生难把女儿见。留情面分一半。

下边有一行小字:速办通用银票,送大石集,神龛下边,见票放人。

(节选自《豫东抗战风云》,未完待续)

